



他山石——经济史译丛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英〕W.G. 赫夫 著

W.G. Huff

牛 磊 李 洁 译

程 极 明 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

《他山石——经济史译丛》

主 编：樊 亢

副主编：张抒文

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英] W.G. 赫夫 著

W.G. Huff

(Dep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Glasgow)

牛磊 李洁 译

程极明 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1999-0642 号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ingapore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G.Huff

Dep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Glasgow

Copyright © 1994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Reprinted 1995

First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1997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China Economic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及谢语

有人指出：“新加坡的历史主要是用统计数字写成的。”幸好，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这些数字是相当可靠的，一是因为强有力的行政传统，二是因为自由港和低税收使人们感到没有必要去作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相关数字有时会让人感到迷惑，请注意有关的地理概念及图1·1和1·2。1928年，殖民地事务副国务大臣W.G.A. 奥姆斯比·戈尔(W.G.A. Ormsby Gore)发现：

在我试图取得(1)海峡殖民地、(2)马来联邦、(3)马来属邦真实贸易数据时感到很为难。它们彼此间进行了如此大量的进出口，这使我难以取得马来亚各地区真实的进出口值。你们有没有什么材料(比如一份或几份贸易关税报告)可以帮助我搞清楚什么地方生产了什么及生产了多少？如果有的话能否给我送来或帮我印一份？”

黄麟根认为，新加坡的“战前统计数据简直像一场恶梦”，研究该港的贸易“需要一个小统计局来整理这些数据”。我希望，后面的内容已经实际上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新加坡1960年以后的统计数据比此前的更为丰富和详尽；但要对新加坡商业进行全面研究，这些数据却又有严重残缺；因为1962年以后对印度尼西亚贸易的那部分被删除了。

作为一种规则，在本书的研究中涉及到东南亚的以及对中文人名、地名的原始和旧式拼法及威妥玛式拼法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官方的报告和记录。就有关材料曾咨询过的主要图书馆和档案室有：国立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新加坡东南亚

研究所图书馆、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档案及口述历史部、新加坡港务局、伦敦公共档案室、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英国政治经济科学图书馆、外国及英联邦办公室图书馆、国立苏格兰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及纽约公共图书馆。我向上述机构的图书管理员们表示谢意。

本研究得到了许多人士的帮助。以下人士接受了我的采访：安德鲁·吉尔摩(Andrew Gilmour)、哈希姆·阿布·沙马(Hashim Abu Shamah)、R. 朱马坡(R. Jumabhoy)、乔治·亚伯拉罕(George Abraham)、王长辉、陈维龙、陈育崧、叶平玉、杨添寿、张金炎、Ong Siong Kai 和吴庆瑞。我从下列人士处得到了大量的帮助：皇家热带研究所(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de Tropen)的 J. T. 冯拉能(J. T. M. van Laanen)和 W. L. 廓瑟尔斯·艾尔特斯(W. L. Korthals Altes)、新加坡港务局的 Mary Yeo、经济发展委员会的 Kok Yit Hoe、伊恩·布朗(Ian Brown)、K. G. 特里戈宁(K. G. Tregonning)和大卫·皮亚昌德(David Piachaud)。本研究的大部分最早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写成的，那里的 F. J. 费希尔(F. J. Fisher)、H. 迈因特(H. Myint)和 P. T. 鲍尔(P. T. Bauer)对从历史角度看待经济发展有着强烈的兴趣。特别是费希尔教授，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评论和观点。原稿的写作也得益于与兰开斯特大学同事 A. I. 麦克贝恩(A. I. MacBean)、D. T. Nguyen、P. N. 斯诺登(P. N. Snowden)和 R. 罗思蔡尔德(R. Rothschild)进行的讨论。在德拉姆大学，R. 莫利(R. Morley)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启发性方法给了我不少的帮助。J. H. 德拉布尔(J. H. Drabble)提供了许多有益且详实的评论，安妮·布思(Anne Booth)对本研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提出了有益的建议。R. B. 杜博夫(R. B. DuBoff)、J. B. K. 亨特(J. B. K. Hunter)和 J. M. 格利克(J. M. Gullick)通读了整部原稿，本书从他们无数有益的批评、勘误和关注中获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 R. B. 杜博夫，他将部分章节阅读了多遍，并提供了极其有助于完成本书的建议和帮助。我要感谢 J. C. B. Chau 进行的许多次富有启发性的讨论。G. W. 卡里

克弗格斯(G.W.Carrickfergus)常常给我以启发、鼓励和点拨。1989年我从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中受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经济史项目参与者在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领导下工作,他鼓励本书用比较方法研究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格拉斯哥巴兰坦研究所的 A. 马克沃西(A.Markworthy)和 G. 麦克莱恩(G.Maclean)对最后定稿不遗余力地进行了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监督了印刷的全过程。玛丽亚·库格林(Maria Coughlin)撰写了索引。我要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锲而不舍地多方帮助本书的写作。我最要感谢的是 G. 克罗尼(G.Cronje),他深入反复地阅读了全部原稿并进行了圈点。

加拿大委员会、伦敦大学中央研究基金和兰开斯特大学提供的经费资助了这一研究。我要感谢纳菲尔德基金会在我研究的关键阶段提供经费资助我前往新加坡。格拉斯哥大学出版委员会及政治经济学系提供的经费进一步资助了出版所需表格材料的准备。

地理概念

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岛、槟榔屿(及对面大陆上的韦尔斯利省)、马六甲并包括(在不同时期内)天定、纳闽岛、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及科科斯(Cocos)或其林群岛(Keeling Islands)等其他小块领土。为方便管理,圣诞岛与科科斯群岛被包括在新加坡殖民地之内。海峡殖民地于1867年成为直辖殖民地并经常被简称为殖民地。港口之间的贸易是指新加坡与其他海峡殖民地之间进行的贸易。

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日本的占领使海峡殖民地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战后,新加坡单独构成一个直辖殖民地。该岛作为新加坡殖民地的地位直到1959年取得很大政治独立为止。1959~1963年间,新加坡为新加坡邦。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合邦组成马来西亚,但又于1965年分离出去成为完全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在本研究中,20世纪以前的新加坡是指新加坡城,此后(1965年后)可以是指新加坡市也可以是指新加坡共和国。不过要指出的是,新加坡直到1951年才取得市的地位。

马来联邦包括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这些邦在1874~1888年间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并于1895年加入一共同行政联邦。

马来属邦包括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和柔佛。1909年暹罗将北方四邦的宗主权让于英国,英国随后在吉打、玻璃市和吉兰丹任命顾问,在丁加奴任命英国代表(1918年后成为拥有正常权力的英国顾问)。柔佛自19世纪中期起就与海峡殖民地有着紧密但非正式的关系,它于1910承认了“英国总顾问”并于1914年向其交让正常权力(听取其建议并以其名义行事)。

英属马来亚包括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英属马来亚并非一正式实体,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常用该词指上述英国

统治下的地区,也有人用马来亚一词来指上述英属马来亚的范围。

马来亚大陆及马来半岛指包括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的地理概念,也有人用马来半岛合指大陆及槟榔屿。

马来亚包括除新加坡之外的英属马来亚。1946 年成为马来亚联盟,1948~1963 年间为马来亚联合邦。

马来西亚及马来西亚联邦包括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沙巴),于 1963 年组成。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独立国家。联邦的其余部分组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马来西亚。

荷属印度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群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其大部分(荷属东印度群岛或荷属印度群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处于荷兰统治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称为印度尼西亚。随着荷兰对整个群岛地区统治的最终结束,以及印度尼西亚联邦的垮台,1950 年形成了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爪哇与马都拉有别于被称为“远方省份”的其他岛屿。后者中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地区有: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其次还有苏拉威西和马鲁古。

英属婆罗洲包括沙捞越、北婆罗洲(沙巴)和文莱,均位于婆罗洲的北部。这些地区于 1888 年成为英国保护地。沙捞越与北婆罗洲于 1963 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文莱继续保持着英国保护地的地位。

本地区是新加坡与之进行贸易的周边地区的简单说法,包括马来亚、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属婆罗洲和暹罗(泰国),其次还有缅甸和印度支那。后者主要是以西贡为中心的印度支那南部地区,1954 年之后成为南越。

南洋:现在所说的东南亚,即上述地区再加上菲律宾。

西方:北美、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

导 语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这个仅有 300 万人的岛屿,1990 年位居世界第 18 大商品出口国及第 13 大商业服务出口国,其商品出口量是整个印度的 3 倍。新加坡的人口是中国的 1/400,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中国的 9.5%。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所有与东南亚有关的商业决策都需将新加坡考虑在内;几乎所有跨国企业(不论其从事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计划从北美、西欧或日本向外扩展时,都会很自然地考虑将新加坡作为落脚点。

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新鲜事。19 世纪后期飞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 1900 年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在岛上形成。新加坡早在 1939 年就是一个世界大都会,而 1959 年英国殖民统治实际结束时就更是如此。在 20 世纪,它无疑发展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业、运输及通信中心,它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扮演全球性的经济角色。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就高于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因此,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是在坚实基础上开始的,具有真正的优势。

本书对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持此种长期观点。它重点论述 20 世纪前 40 年的经济发展¹,但也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互相加以联系。本书着重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填补了某些空白;因为,尽管关于战后年月(特别是 1959 年以后)的研究材料较为丰富,而关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文字却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材料可能常常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只是一个近期的现象,它产生于不利的环境且与早期的模式相脱离。本书试图用新加坡早期的增长来为其 1959 年以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解释。

作者希望关于新加坡长期增长的论述也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一点贡献。这门学科尽管未宣布死亡,可它经常被说成是处于危机之中。如果情况确是如此的话,也许首要原因是像 W. A. 刘易斯(Lewis)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史之间存在一道日益扩大的裂隙,这是我们这门学科的一大弱点。如果这门学科的视角降低了,也许这是因为在大学的经济系里,经济史的死亡为我们造就了一代没有历史背景的经济学家。”经济发展毕竟是一个长期的变化,经济史在研究这一增长过程中可以单独提供经验分析。不论按何种标准,1960 年以来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都是极其迅速的,正如 J. G. 威廉森(Williamson)所说:“如果能有更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认真地投入比较经济史研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本书就试图为新加坡建立这样一个比较历史框架。

导致经济发展的因素总是在事后才变得明显。在确定初始条件及相关环境方面,经济史最好也不过是“倒着写的预言”,正是那些条件及环境,再加上对旧方案及旧做法的放弃,才使我们所见的结果成为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及在 1959 年,新加坡多年积累起来的庞大基础设施、富有实力的人力资本、值得重视的(如果还称不上相当多的话)工业化经验、高额的人均收入以及有效率的政府显然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1900 年以前的情况也是这样。在 20 世纪,新加坡成为“发展第一定律”的样板:“谁拥有,谁多得。”

用长远的眼光看,新加坡的基本优势(广义上指有利的“初始条件”)是明显的。研究这些优势可以使我们能够确定新加坡 20 世纪经济发展的几个主题。像新加坡那样的良港是少见的,即使有的话也属历史的意外。伦敦、纽约、鹿特丹、上海和香港均位于能够连接产地及世界航运线路的地点,它们都是在这种别处难以超越的位置优势上发展起来的,新加坡也是如此。像香港一样,新加坡同样也确立了自由贸易的传统,这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理优势。

不过,新加坡的人民无疑是独特的。英国殖民主义与华人向南洋(即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在新加坡会合,产生了一个世界性的社会,

这在其马来亚后方腹地的土著人口中几乎是不存在的。移民是新加坡的人力资源“天赋”，它的地理位置向人们提供了有助于实现其物质追求的明显途径因而将其吸引至新加坡，移民和地理位置共同作用促成了该国的开放性和对世界经济变化的快速适应性，这些都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在 20 世纪，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 3/4，作为一个移民占压倒地位的社会，新加坡自然要反映出中国南方文化的特点。但对一个如此务实、外向、趋利的城市，某发展经济学家关于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仍属亚洲“封闭的传统型农民社会”的描述是言过其实的。

新加坡每年的贸易额总是远远超过其居民收入总和，其经济发展为贸易是“增长引擎”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极端的范例。借用一下 D. H. 罗伯逊(Robertson)的公式，贸易使新加坡居民人数在 20 世纪提高到原来的 15 倍，其富裕程度可能也提高到了原来的 15 倍。新加坡显示了一个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二元经济是如何在战后结束的。英属马来亚的快速发展从遥远的中国和印度农村带来了大批移民。正如经济二元性是在这一特别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样，新加坡也需要城市国家的特殊条件来完成其向一元经济的转化。

在新加坡 1900 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中，国家在扮演反差强烈的角色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殖民当局的职能仅限于维护和平、稳定及利于未来进步的气氛；但 1959 年以后，政府在促进发展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政治领导层全身心地投入经济发展，进行了强有力的(也是有选择的)干预。在一个计划经济被发展理论所丢弃的时代，新加坡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取得了成功的国家，表现是突出的。

在本研究中，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首先是被作为世界经济的长期潮流而不是短期波动的结果来分析的，但后者也必须加以考虑：因为受长期变化决定的经济发展自然也会受到短期波动的影响，正如前者决定了新加坡的历史一样，后者也带来了战争、繁荣与萧条的外在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从新加坡 1819 年建立以后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该岛持续了 120 年的和平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唯一一场未能使新加坡在经济上受益的战争。从政治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新加坡早日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成为事实上的必然。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除了战争的长期影响外,它不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的组成部分。因此,除少数例外,本书并不涉及日本 1941~1945 年间对新加坡的占领,也不涉及与占领期前后相邻的时期,这是因为统计数字的缺乏。

本书的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1870~1990 年间新加坡经济发展分析与解释的框架。作者认为,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属大宗特产港口类型,其贸易越来越局限于少数几种商品。接着,第二章研究了新加坡 1900 年以前的发展,并特别关注其第一种特产——锡的影响。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新加坡作为一个特产港在 1900~1939 年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主要影响新加坡发展的不是短期的波动,因此本部分没有按时间顺序来安排,而将各章分别用于论述以下内容:贸易模式、航运及港口的成长、移民与人口、橡胶与石油两大特产、工业发展与华人银行业以及新加坡进口制造品的分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是本研究第三部分的内容。两章分别涉及 1947~1959 年间特产港的复兴以及 1960~1990 年间成功的转型。

注 释

1. 本书中“增长”与“发展”两词可互换。在新加坡前者即意味着后者。

目 录

序言及谢语	(I)
地理概念	(V)
导 语	(VII)

第一部分 论题与起步阶段

第一章 新加坡经济发展诸模式 (1870~1990 年)	(3)
第二章 19 世纪后期的新加坡	(37)

第二部分 特产港的发展 (1900~1939 年)

第三章 贸易、金融与发展	(65)
第四章 远洋航运、港口与区域运输	(113)
第五章 移民、人口与就业	(143)
第六章 橡胶：一种 20 世纪特产的繁荣与扩散	(171)
第七章 橡胶、工业化与华人银行业的发展	(201)
第八章 石油与锡：20 世纪的繁荣商品 和衰落中的特产	(231)
第九章 进口制造品的分销	(253)

第三部分 特产港与高速增长 (1947~1990 年)

第十章 特产港的复苏：1959 年以前的发展情况	(269)
--------------------------------	-------

第十一章 市场、政府和增长 (1960~1990 年)	(295)
第十二章 结 语	(355)
附 表	(367)
附 录	(419)
Bibliograpny	(425)
译后记	(471)

论题与起步阶段

第一部分

第 一 章

新加坡经济发展诸模式

(1870~1990)

地理位置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如此。古典经济学家们都知道，“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及地理位置”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地理可以被看作诸如矿藏般的一种自然资源，这是考虑到两者都是“上等”土地的标志。面积只有225平方英里的新加坡岛的“自然资源”就是它的位置。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所强调的那样，地理位置是评估一国财富的基本指标：泰晤士河尽管是大自然无偿赐予的，可它“对英格兰财富的贡献超过其所有的运河，甚至可能超过其所有的铁路”。然而很少有几个地区能够像新加坡那样多地受惠于地理上的天赋，甚至连香港也不例外¹。

本章研究的是新加坡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吸引来的人口和资本的流入，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类组织。这些论题，可使我们在国际比较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中了解自1819年殖民定居开始以来新加坡的发展情况。